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明儒學案卷二十四五

詳校官編修臣裴謙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原任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于時和

明儒學案卷二十四

餘姚　黄宗羲　撰

江右相傳學案九

中丞宋望之先生儀望

宋儀望字望之吉之永豐人由進士知吳縣入為御史劾仇鸞擁兵居肘腋無人臣禮復劾分宜之黨胡宗憲阮鶚遷大理丞分宜中之出備兵霸州移福建大計歸

以薦補四川僉事遷副使視福建學政陞叅政入為太僕大理卿廵撫南直隷僉都御史建表忠祠祀遜國忠臣表宋忠臣楊邦義墓卒年六十五先生從學於聶貞襄聞良知之㫖時方議從祀陽明而論不歸一因著或問以觧時人之惑其論河東白沙亦未有如先生之親切者也

陽明先生從祀或問或有問於予曰古今學術自堯舜至於孔孟原是一個後之談學者何其紛紛也予荅之

曰自古及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謂理者非自外至也易繫曰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所為生理也此謂生理即謂之性故性字從心從生程子曰心如穀種又曰心生道也人之心只有此個生理故其真誠惻怛之意流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以至萬事萬物之間親親踈踈厚厚薄薄自然各有條理不俟安排非由外鑠是所謂天命之性真實無妄者也自堯舜以來其聖君賢相名儒哲士相與講求而

力行者亦只完得此心生理而已此學術之原也　或曰人之心只有此個生理則學術亦無多說何至紛紛籍籍各立異論何也予曰子何以為異也曰精一執中說者以為三聖人相與授受萬世心學之原至矣成湯文武周公以後又曰以禮制心以義制事曰緝熙敬止曰敬以直内義以方外孔門之學專務求仁孟子又專言集義曾子子思述孔子之意作大學中庸聖門體用一原之學發明殆盡至宋儒朱子乃本程子而疑大學

古本鈌釋格物致知於是發明其說不遺餘力說者謂孔子集羣聖之大成而朱子則集諸儒之大成其說巳三百餘年至陽明先生始反其說初則言知行合一既則專言致良知以為朱子格物之說不免求理於物梏心於外此其說然歟否歟予荅之曰上古之時人舍淳樸上下涵浸於斯道而不自知伏羲氏仰觀俯察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然當時未有文字學者無從論說至堯舜禹之大聖人更相授受學始大

明其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蓋此心本體純一不雜是謂道心即所謂中也若動之以人則為人心矣非中也微者言乎心之微妙也危則殆矣精者察乎此心之不一而一於道心也一者一乎此心之精而勿奪於人心也如此則能允執厥中天命可保矣此傳心之祖也以禮制心者言此心只有此個天理禮即天理之謂也故制心者惟不欺此心之天理則心之體全矣以義制事者言天下之事莫非吾心流行

之用制事者惟順吾心之條理裁制而不以已私與焉則心之用行矣此體用合一之説也若謂禮屬心義屬事是心與事二矣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説者謂在物為理處物為義審如此説是理與義果為二物乎心外無理心外無義心外無物自我心之條理精察而言謂之理自吾心之泛應曲當而言謂之義其實一也緝熙敬止者言心本體自光明緝熙則常存此光明也敬止者言此心無動無靜無內無外常一

於天理而能止也文王緝熈光明使此心之本體常敬而得所止故曰純一不已文王之德之純此之謂也敬以直内者言心之體本直但能常主於敬則内常直矣義以方外者言心之神明自能裁制萬事萬物但能常依於義則外常方矣敬者義之主宰在内而言謂之敬義者敬之裁制在外而言謂之義惟其敬義致一内外無間則德日大而不習無不利矣故曰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嗟乎堯舜禹湯聖君也文王

周公聖臣也古之君臣相與講究此學先後一揆其力量所到特有性反之不同耳若相傳學脉則千古一理萬聖一心不可得而異也時至春秋聖君賢相不作人心陷溺功利横流孔子以匹夫生于其時力欲挽回之故與羣弟子相與講明正學惓惓焉惟以求仁為至夫仁人心也即心之生理也其言曰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觧之者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手足痿痺即為不仁此仁體之説也當時在門之徒如

子賜由求最稱高等然或膠擾於事功出入於聞見孔子皆不許其為仁惟顔子請事竭才直悟本體故孔子贊易之後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顔氏之子殆庶幾焉此知行合一之功孔門求仁宗旨孟子集義之說因告子以仁為内是以巳性為有内也以義為外是以巳性為有外也故孟子專言集義義者心之宜天理之公也言集義則此心天理充滿而仁體全矣大抵古人立言莫非因病立方隨機生悟如言敬義或止

言敬言忠恕或止言恕孔子荅顏子問仁專在復禮至荅仲弓又言敬恕要之莫非所以求仁也至於大學之書乃孔門傳授心法析之則條目有八合之則工夫一敬蓋千古以來人心只有此個生理自其主宰而言謂之心自其發動而言謂之意自其靈覺而言謂之知自其著見而言謂之物故心主於身發於意統於知察於物即是一時原無等待即是一事原無彼此此大學本旨也家國天下莫非格物也格物誠正莫非修身也其

實一也朱子既以致知格物專爲窮理而正心誠意工夫又條分縷析且謂窮理工夫與誠正工夫各有次第又爲之說以補其傳其言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又曰心雖主乎一身而實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實不外乎吾之一心說者謂其一分一合之間不免析心與理而二之當時象山陸氏嘗與反覆辯論謂其求理於物梏心於外非知行合一之旨兩家門人各持勝心

遂以陸學主於尊德性而疑其近於禪寂朱學專於道問學而疑其涉於支離三百年間未有定論至我朝敬齋薛氏白沙陳氏起而知行合一之說稍稍復明我世宗皇帝始以陸氏從祀孔庭甚大惠也正德嘉靖間陽明先生起而與海內大夫學士講尋知行合一之旨其後因悟大學中庸二書乃孔門傳心要法故論大學謂其本末兼該體用一致格物非先致知非後格致誠正非有兩功修齊平治非有兩事論中庸則謂中和原是

一個不覩不聞即是本體戒慎恐懼即是工夫慎獨云者即所謂獨知也慎吾獨知則天德王道一以貫之固不可分養靜慎動為兩事也學者初聞其說莫不詫異既而反之吾心驗之躬行考之孔孟既又參之濂溪明道之說無不脗合蓋人心本體常虛常寂常感常應心外無理理即是心理外無事事即是理若謂致知格物為窮理工夫誠意正心又有一段工夫則是心體有許多等級日用工夫有許多次第堯舜孔孟先後相傳之

學果如是乎至於致良知一語又是先生平日苦心懇到恍然特悟自謂得千古聖人不傳之秘然參互考訂又却是學庸中相傳緊語非是懸空杜撰自開一門戶自生一意見而欲為是以立異也後來儒者不知精思反求徒取必在物為理之一語至析心與理而二之又謂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知如此則禮樂名物古今事變與此心義理為兩物矣此陽明先生所以力為之辨而其學脈宗旨與

時之論者委若氷炭黒白此又不可强為之説也　或曰陽明先生言知行合一其説詳矣其在六經亦有不甚同處不可不辨傅説之告高宗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是知在先行在後易繫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是知屬乾行屬坤中庸言未發已發亦屬先後生知學知安行利行亦有等級大學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凡如此説皆可例推今陽明先生却云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精察明覺處即是知如此是

知行滚作一個更無已發未發先後次第與古先哲賢亦是有間又如程子以格物為窮理易繫亦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今陽明言格致誠正原是一事而極言格物窮理之說似為支離其說可得聞歟予曰自天地生物以來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所謂靈者即吾心之昭明靈覺烱然不昧者也人自孩提以來即能知愛知敬夫知愛知敬即良知也知愛而愛知敬而敬即良能也此謂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也極而至於參天貳地

經世宰物以至通古今達事變亦莫不是循吾良知充吾良能非外此知能而別有一路徑也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此知行合一之原也傅說所謂非知之艱行之惟艱者言人主一日之間萬幾叢集多少紛奪多少牽引非真能以天地萬物為心以敬天勤民為事則怠樂易生生機易喪非不知賢士大夫之當親邪佞竄倖之當遠而有不能親不能遠者欲奪之也故為人主者惟在親賢講學養成此心知而必行不為邪佞

搖惑不為寵倖牽引乃為知而能行故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此傳說所以惓惓於高宗也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者天地之氣原是一個乾以一氣而知大始有始則終可知故曰易坤以一氣而作成物能成則始可見故曰簡若天地之氣各自為用則感應不通二氣錯雜造化或幾乎息矣人心之生理即乾坤之生理也率吾良知則無所不知故曰易則易知率吾良能則無所不能故曰簡則易從知者知乎此也能者能乎此也實一理

也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此又知行合一之旨也
中庸未發已發云者言人心本體常虛常寂常感常應
未應不是先故體即是用已應不是後故用即是體後
來儒者正是此處看得不透却去未發上做守寂工夫
到應事時又去做慎動工夫却是自入支離窠臼明道
云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
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周子恐人誤認中和作先
後看故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孟子指

親親敬長為達之天下即達道之說也親親敬長良知也達之天下良能也又何嘗有先後李延平令學者看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夫未發氣象即孟子夜氣之說若未發之中原無氣象可言譬之鏡然置之廣室大衆之中無所不照未嘗有動也收之一匣之内照固自在未嘗有寂也陽明先生政恐人於此處未透故其答門人曰未發之中即良知也無前後内外而渾然一體者也有事無事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有事無事

也寂然感通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寂然感通也動靜者所遇之時心之本體固無分於動靜也理無動者也動即為欲循理則雖酬酢萬變而未嘗動也從欲則雖槁心一念而未嘗靜也有事而感通固可以言動然而寂然者未嘗有增也無事而寂然固可以言靜然而感通者未嘗有減也其言發明殆盡矣生知安行學知利行等語乃就人品學問力量上看譬之行路者或一日能百里能六七十里能三四十里其力量所到雖

有不同然同此一路非外此路而别有所知也同此一行非外此行而别有所行也但就知而言則有生知學知困知不同就行而言則有安行利行勉行不同故曰及其知之與其成功一也又何嘗截然謂知與行為兩事哉大學本末始終先後等語極為分曉葢此心本體即至善之謂至善者心之止處易曰艮其止止其所也學問工夫必先知吾至善所在看得分曉則生意流行曲暢旁通定靜安慮自然全備易所謂知至至之可與

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亦是此意先儒所謂知止為始能得為終言一致也從生天生地生人以來只是一個生理由本達末由根達枝亦只是此個生理先儒謂明德為本親民為末本即體也末即用也民者對已而言此身無無對之時亦無無用之體體常用也民常親也明德者心之體也親民者明德之用也如明明德以事父則孝之德明明明德以事君則忠之德明此本末之說一以貫之陽明先生辨之已詳若夫知所先後

則近道矣二句其義最精夫率性之道徹天徹地徹古徹今原無先後聖人全體此心通乎晝夜察乎天地亦無先後可言吾人心體與聖人何嘗有異惟落氣質以後則清濁厚薄逈然不同氣禀既殊意見自分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則貿貿焉日用不知而君子之道鮮矣大學一書發明明德親民而止於至善所謂至善者即本然之良知而明德親民之極則也是良知也至虛至靈無古今無聖愚一也故意念所動

有善有不善有過有不及而本體之知未嘗不知也吾人但當循吾本然之良知而察乎天理人欲之際使吾明德親民之學皆從真性流出真妄錯雜不至混淆知此而後可以近道道即率性之道也苟或不知真性一脈而或入於空虛或流於支離如二氏五伯其失於道也遠矣中庸所謂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以入德意正如此孔門作大學而歸結在於知所先後一語雖為學者入首而言然知之一字則千古以來學脈

惟在於此此致良知之傳陽明先生所以喫緊言之故曰乃若致知則存於心悟致知焉盡矣若易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非所謂窮至事物之理之謂也理也性也命也一也明道云只窮理便盡性至命窮字非言考索即窮盡吾心天理之窮故窮仁之理則仁之性盡矣窮義之理則義之性盡矣性天之命也窮理盡性則至命也所謂知天地之化育也且格物窮理之說自程朱以至今日學者孰不尊而信之今朱子或問具在試取其

說而論之如云大學之道先致知而後誠意夫心之所發為意意之所在為物今曰先致知而後誠意則所知者果何物耶物果在於意之外耶又曰惟其燭理之明乃能不待勉强而自樂循理夫不待勉强而自樂循理聖人之事也豈誠意工夫又在循理之後耶又云學莫先於正心誠意欲誠意正心必先致知格物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窮而至之所謂格也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别其是非或應接事物

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又曰窮理者非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如窮孝之理當求所以為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類推而通又謂今日格一物窮一理久則自然決洽貫通此伊川先生窮理格物之說也今試反之吾心考之堯舜精一之旨與此同乎異乎夫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理即天理也學者所以學乎此心也如讀書

窮理講論古今豈是不由意念所發輒去讀書講明古今之理如事親從兄豈是不由意念所發輒去窮究事親從兄之理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不知舍意念則何從應接何從處得當否又謂今日格一物明日窮一理則孔子所學工夫自志學至於不踰矩原是一個必待盡窮事物之理而後加誠正工夫恐古人未有此一路學脈且人每日之間自鷄鳴起來便將何理去窮何物去格又如一日事變萬狀今日從二十以後能取

科第入仕途便要應接上下躬理民社一日之間豈暇去格物窮理方纔加誠正一段工夫又豈是二十年以前便將理窮得盡物格得到便能做得好官幹得好事只如此便覺有未通處若陽明先生論大學古本則謂身心意知物一事也格致誠正修一工夫也何也身之主宰為心故修身在於正心心之發動為意故正心在於誠意意之所發有善有不善而此心靈明是是非非昭然不昧故誠意在於致知知之所在則謂之物物者

其事也格正也至也格其不正以歸於正則致知矣故致知在於格物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孟子云萬物皆備於我夫大人之學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故言物則知有所察意有所用心有所主是不可以先後彼此分也大學一書直將本體工夫一下說盡一失俱失一得俱得先生大學或問一篇發明殆盡而世之論者猶或疑信相半未肯一洗舊聞力求本心以至今議論紛然不一以懸測之彼但謂致良知工夫未免專求於

內將古人讀書窮理禮樂名物古今事變都不講求此全非先生本旨夫學有體有要不先於體要而欲從事於學謬矣譬之讀書窮理何嘗不是如我意在於讀書則講習討論莫非致知莫非格物吾意在於事親則溫清定省服勞奉養莫非致知莫非格物故物格則知至知至則意誠意誠則心正心正則身修此孔門一以貫之之學也晦翁晚年定論亦悔其向來所著亦有未到且深以誤己誤人為罪其答門人諸書可考也至於伊

川門人亦疑格物之説非程子定論具載大學或問中是其説在當時已未免異同之議非至今日始相牴牾也　或曰知行合一之説則既聞教矣先生又專提出致良知三字以為千古不傳之秘何也予荅之曰此先生悟後語也大學既言格致誠正中庸又專言慎獨獨即所謂獨知也程子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意葢如此孔門之學專論求仁然當時學者各有從入惟顏子在孔門力求本心直悟全體故易之復曰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顏氏之子殆庶幾焉此致良知一語葢孔門傳心要訣也何也良知者吾人是非之本心也致其是非之心則善惡眞妄如辨黑白希聖希天別無路徑孔子云道二仁與不仁而已出乎此則入乎彼大學所謂誠意中庸所謂慎獨皆不外此此致良知之學先生所以喫緊語人自以為學聖要訣意固如此吾輩當深思之　或曰陽明之學既自聖門正脈不知即可語聖人否予答之曰昔人有問程子云

孟子是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先生早歲以詩文氣節自負既有志此學乃盡棄前業確然以聖人為必可至然猶未免沿襲於宋儒之理語浸淫於二氏之虛寂龍場之謫困心衡慮力求本心然後真見千古以來人心只有此個靈靈明明圓圓滿滿徹古今通晝夜無内外無動靜常虛常寂常感常應不出獨知真體故後來只提出致良知三字開悟學者竊謂先生所論學脈直與程子所謂已到至處非過

也　或曰子謂我朝理學薛陳王三公開之然其學脈果皆同歟予荅之曰三子者皆有志於聖人者也然薛學雖祖宋儒居敬窮理之說而躬行實踐動準古人故其居身立朝皆有法度但真性一脈尚涉測度若論其人品葢司馬君實之流也白沙之學得於自悟日用工夫已見性體但其力量氣魄尚欠開拓葢其學祖於濂溪而所造近於康節也若夫陽明之學從仁體處開發生機而良知一語直造無前其氣魄力量似孟子其斬

截似陸象山其學問脈絡葢直接濂溪明道也雖然今之論者語薛氏則合口同詞語陳王則議論未一信乎學術之難明也已　或曰陽明之學吾子以為得孔門正脈是矣然在當時其訾而議者不少至於剿擒逆濠其功誠大矣然至今尚憎多口此何故也予荅之曰從古以來忌功妒成豈止今日江西之功先生不顧覆宗滅族為國家當此大事而論者猶不能無忌心范陽之變玄宗歎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義應者當時非顏魯

公兄弟起則唐社稷危矣宸濠蓄謀積慮藉口內詔左右親信皆其心腹其後乘輿親征江彬諸人欲挾為變先生深機曲算內戢凶倖外防賊黨日夜如對勁敵葢先生苦心費力不難於逆濠之擒而難於調護乘輿之輕出也其後逆濠伏誅乘輿還京此其功勞誰則知之當其時內閣啣先生歸功本兵遂抳其賞一時同事諸臣多加黜削即桂公生長江西猶橫異議近來好事之徒又生一種異論至於金帛子女議公此又不足置辨

先生平日輕富貴一死生方其疏劾逆瑾備受𪍿楚間
關流離幾陷不測彼其死生之不足動又何金玉子女
之云乎哉甚矣人之好為異論而不反視於事理之有
無也善乎刑書鄭公之言曰王公才高學邃兼資文武
近時名卿鮮能及之特以講學故衆口交訾葢公功名
昭揭不可葢覆惟學術邪正未易銓測以是指斥則讒
說易行媢心稱快耳今人咸謂公異端如陸子靜之流
嗟乎以異端視子靜則游夏純於顏曾思孟劣於雄况

矣今公所論叙古本大學傳習録諸書具在學者虛心平氣反覆融玩久當見之嗟乎使鄭公而愚人也則可鄭公而非愚人也則豈非後世之定論哉　或曰近聞該部止擬薛文清公從祀王陳二公姑俟再定何也予答之曰當時任部事者不能素知此學又安能知先生孔子大聖也其在當時羣而議者奚啻叔孫武叔輩孟子英氣下視千古當時猶不免傳食之疑我明理學尚多有人如三公者則固傑然者也乃欲進薛而遲於王

陳其於二公又何損益陸象山在當時皆議其為禪而我世宗朝又從而表章之愚謂二公之祀舉不足論所可惜者好議者之不樂我國家有此盛舉也

徵君鄧潛谷先生元錫

鄧元錫字汝極號潛谷江西南城人年十三從黄在川學喜觀經史人以為不利舉業在川曰譬之粢龍隨其所嗜豈必膏粱耶年十七即能行社倉法以惠其鄉人聞羅近溪講學從之遊繼往吉州謁諸老先生求明此

學遂欲棄舉子業大母不許舉嘉靖乙卯鄉試志在養母不赴計偕就學於鄒東廓劉三五得其旨要居家著述成五經繹函史數為當路薦舉萬歷壬辰授翰林待詔府縣敦趣就道明年辭墓將行以七月十四日卒於墓所年六十六時心宗盛行謂學唯無覺一覺無餘蘊九思九容四教六藝桎梏也先生謂九容不修是無身也九思不慎是無心也每日辰起令學者靜坐收攝放心至食時次第問當下心體語畢各因所至為覺悟之

先生之辨儒釋自以為發先儒之所未發然不過謂本同而末異先儒言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内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又曰禪學只到止處無用處又曰釋氏談道非不上下一貫觀其用處便作兩截先生之意不能出此但先儒言簡先生言繁耳

鄧潛谷雜著近世心宗盛行說者無慮歸於禪乘公祖獨揭天命本能純粹至善為宗異於諸法空相以格物曰可見之行以有物有則為不過物之㫖異於空諸所

有此公祖深造獨得之旨而元錫竊自附於見知者也

今改而曰蕩清物欲竊以為物不可須臾離誠者物之終始內而意心身知外而家國天下無非物者各有其則九容九思三省四勿皆日用格物之實功誠致行之

物欲自不得行乎其中此四科六藝五禮六樂之所以

教也復許敬菴 曲禮稱教不可長欲不可縱教欲即物不可長不可縱即物之則不長教縱欲即不過乎物則去

欲固格物中之一事同上 心之著於物也神為之也心

之神上炎而外明猶火狀得膏而明得薰而香得臭腐而羶故火無體著物以為體心無形著物以為形而其端莫大於好惡物感於外好惡形於內不能內反則其為好惡也作而平康之體微故聖門之學止於存誠精於研幾幾者神之精而明微而幽者也非逆以知來反以退藏未之或知也孔門之論性曰至善論幾曰動之微言好惡不作則無不康也無不平也神凝而定知止而藏又何感應之為累矣夫浮由氣作妄緣見生者也

氣之善者十之五見之善者十之三神為氣揚知隨見流譬諸觀火乎目熒熒而心化矣故神不浮則氣歸其宅見不執則知反其虛古人所以日兢兢於克己舍己擇中用中而不能自已也報萬思默

古學平易簡實不離日用誠明二字實其樞紐近裏著己時時從獨覺處著察俾與古人洞無間隔寄王泰關書

承諭學不分內外寂感渾然天則此極則語弟云默自檢點內多遷移雖吾丈撿身若不及之誠而以真性未晤真功未精為疑是

猶惑於近學謂一悟皆真亦狃於故學為功深始得耶又云過此一關想有平康之路似猶懸臆竊意平康之體即所謂無内外寂感渾然天則迫在目前不可得離者而人心之危無時無鄉即在上聖猶之人也則心猶之人何能無遷移過則失乎惟在上聖精一之功一息匪懈而所為學者又精之一之無一息離乎平康正直之體故内外寂感渾然一天纔有流轉自知自克此古人所以死而後已者也一息懈者肆矣安肆日偷於平

康之則遠矣則平康實際固非可一悟皆眞平康本體又豈緣功深而得耶寄王秦關書

昔東廓先生以先公墓表詣陽明公而虔州夜雪渙然仁體以爲世儒宗今我公以先公墓石詣敬菴公祖而苕溪暑雨淪浹深至當必有相視一笑者答張親屏書

高公學南太學時二先生說盛行增城官南太宰稱湛氏學矣公往造業投刺見閽者擲筆抵掌歎嗌歆之也問焉指尺牘曰是赫虩所請請書地直累千金者也公曰亟反吾刺是於所謂天

理何居乎不見而反王門高第弟子官郎署名王氏學有聲公造焉於彈碁時得其人慧而多機退歎曰郎多機而慧名良知弊安所極哉亦竟謝不復往於是就高陵呂先生於奉常邸學焉王推川行狀

常存戒慎恐懼則心體自明勿任意必固我則物宜自順問知曰先自知問仁曰先自愛問勇曰先自强而以毋自欺為致知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為格物尤吾所未發立本深矣二條同上

餘姚之論信本心之知已過故增城以為空知增城

以勿忘勿助之間即為天理故餘姚以為虛見然餘姚
言致知未嘗遺問思辨行專之者過遂以為空知增城
言勿忘勿助時天理自見語固未嘗不確也盖權衡已
審而世有求端於一悟謂即悟皆真有觀察即為外馳
有循持即為行仁義則痛闢之以為蔽陷虛蕩妨教而
病道

論儒釋書辱諭又覆於儒釋異同之辨開示覺悟厚幸
厚幸自釋氏之説興而辨之者嚴且千數百年於此矣

則聖學不明之過也聖學之不明者由於不擇而不精彼其為道宏濶勝大其為言深精敏妙其為實日用平等其為虛交融徧徹其為心十方三界其為教宏濟普度漢㭞其苴晉揚其瀾入唐來遂大發其突奥世之為儒學者高未嘗扣其閫奥畀未嘗涉其藩籬其甚者又陽攻其名而陰攘其實宜拒之者堅而其為惑滋不可解也是故昌黎韓子推吾道於仁義而斥其教以為不耕不蠶不父不君有衛道功矣考亭朱子則謂以麄而

角精以外而角內固無以大厭其心也至其卓然自信於精一不惑者代不數人而約之數端有以為主於經世主於出世而判之以公私者矣有以為吾儒萬理皆實釋氏萬理皆虛而判之以虛實者矣有以為釋氏本心吾儒本天而判之以本天本心者矣有以為妄意天性不知範圍天用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而誣之以妄幻者矣有以為厭生死惡輪迴而求所謂脫離棄人倫遺事物而求明其所謂心者矣是舉其精者內者以剖

折𢿟示俾人不迷於所向而深於其道者亦卒未能以終厭其心也夫聖人之學惟至於盡性至命天下國家者皆吾性命之物修齊治平者皆吾盡性至命中之事也不求以經世而經世之業成焉以為主於經世則有意矣佛氏之學唯主於了性明心十方三世者皆其妙覺性中之物慈悲普度者皆其了性命中之事也無三界可出而出世之教行焉以為主於出世則誣矣吾儒理無不實而無方無體易實言之無聲無臭詩實言之

則實者曷嘗不虛釋氏理無不虛而搬柴運水普見真如坐卧行住悉為平等則虛者曷嘗不實釋氏之所謂心指夫性命之理妙明真常生化自然圓融徧體者言之即所謂天之命也真異名耳而直斥以本心不無辭矣夫其為妙明真常之心也則天地之闔闢古今之往來皆變化出入於其間故以為如夢如幻如泡如影而其真而常者固其常住而不滅者也豈其執幻有之心以起滅天地執幻相之相以塵芥六合也乎其生死輪

廻之説則為世人執著於情識沉迷於嗜欲須刻之中生東滅西變現出没大可憐憫欲使其悟夫性命之本無生死無輪廻者而拯濟之為迷人設也其棄人倫遺事物之迹則為世人執著於情識沉迷於嗜欲相攻相取膠不可解故羣其徒而聚之令其出家以深明夫無生之本而上報四恩下濟三塗如儒者之聚徒入山耳為未悟人設也至於枯寂守空排物逆機彼教中以為支辟見元見妙靈怪恍忽彼教中以為邪魔而儒者一

舉而委之於佛彼方慈憫悲仰弘濟普度而吾徒斥之以自私自利彼方心佛中間泯然不立而吾徒斥之以是內非外即其一不究其二得其言不得其所以言彼有啞然笑耳又何能大厭其心乎乃其豪釐千里之辨則有端矣葢道合三才而一之者也其體盡於陰陽而無體故謂之易其用盡於陰陽而無方故謂之神其燦然有理謂之理其粹然至善謂之性其沛然流行謂之命無聲無臭矣而體物不遺不見不聞矣而莫見莫顯

是中庸之所以為體異教者欲以自異焉而不可得也

聖人者知是道之盡於心是心若是其微也知此而精之之謂精守此而固之之謂一達此於五品五常百官萬務之交也之謂明倫之謂察物變動不拘周流六虚矣而未始無典常之可揆成文定象精義利用矣而未始有方體之可執故無聲無臭無方無體者道之體也聖人於此體未嘗一毫有所增是以能立天下之大本有物有則有典有禮道之用也聖人於此體未嘗一毫

有所減是以能行天下之達道立大本行達道是以能
盡天地人物之性而與之參易象其理詩書禮樂春秋
致其用猶之天然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四時百物自
行自生也故窮神知化而適足以開物成務廣大悉備
而不遺於周旋曲折幾微神明而不出於彞常物則三
至三無而不外於聲詩禮樂上智者克復於一日夕死
於朝聞而未始無密修之功中下者終始於典學恒修
於困勉而未始無貫通之漸同仁一視而篤近以舉遠

汎愛兼容而尊賢以尚功夫是以範圍不過曲成不遺以故能建三極之大中釋氏之於此體其見甚親其悟甚超脱敏妙矣然見其無聲臭矣而舉其體物不遺者一之於無物見其無覩聞矣而舉其生化自然者一之於無生既無物矣而物之終不可得無者以非有非無而一之於幻妄既無生矣而生之不終可得盡者以為不盡而盡而一之於滅度明幻之為幻而十方三界億由旬刼者此無生之法界也明生之無生而胎卵濕化

十二種生者此無生之心量也弘濟普渡者此之謂濟也平等日用者此之謂平也圓覺昭融此之為覺也雖其極則至於粟粒之藏真界乾屎橛之為真人噓氣舉手瞬目揚眉近於吾道之中庸而吾學之道中庸者終未嘗以庸其慮雖其授受至於拈花一笑棒喝交馳擬議俱泯心行路絕近於聖門之一唯而吾學之盡精微者終未嘗以嬰其心雖其行願至於信住迴向層次階級近於聖門之積累而聖門之詩書禮樂經緯萬古者

終未嘗一或循其方雖其功德至於六度萬行普濟萬靈近於聖門之博愛而聖門之九經三重範圍曲成者終未嘗一以研諸慮益悟其無矣而欲以無者空諸所有悟其虛矣而欲以虛者空諸所實欲空諸有而有物有則有典有禮者不能不歸諸幻也欲空諸所實而明物察則惇典庸禮者不能不歸諸虛也故其道虛闊勝大而不能不外於倫理其言精深敏妙而不能開物以成務文中子曰其人聖人也其教西方之教也行於中

國則泥誠使地殷中土人集靈聖神迹怪異理絶人區

威證明顯事出天表信如其書之言然後其教可得而

行也今居中國之地而欲行西方之教以之行已則髡

髮緇衣斥妻屏子苦節而不堪矯異而難行也然且行

之斯泥矣以之處物則久習於初學毀禁等於持戒衆

生齊於一子普濟極於含靈必外於斯世而生而後其

說可通也處斯世斯生而欲以其說通之斯泥也以之

理財則施舍盛而耕桑本業之教荒以之用人則賢否

混而舉錯命討之防失以之𤔡訓則好大不經語怪語神荒忽罔象之教作烏往而不泥哉今所居者中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立也所業者六經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作周公仲尼之所述也所以處者人倫庶物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所修而明也乃欲信從其教而揚詡之亦為誕且惑矣況吾之修身格致以研精而不離明體誠正以守一而不違行顧懲忿窒慾以去損而非有所減遷善改過以致益而非有所增愛惡不與於已而何

有增愛視聽一開而何有淨染精義至於入神理障亡矣利用所以崇德事障絕矣孝弟通於神明禮樂通於神化則舉其精且至者不旁給他借而足又何必從其教之為快哉僕少而局方壯未聞道達者病其小康曠者誚其曲謹約者病其汎涉乃中心恒患其有惑志也其於釋宗何啻千里而欲抽關於眇徹析異同於疑似祇見其不知量也然為是縷縷者念非執事無以一發其狂言

徵君章本清先生潢

章潢字本清南昌人幼而頴悟張本山出趨庭孔鯉曾從詩禮之傳句即對大學曾參獨得明親之旨十三歲見鄉人負債縲絏者惻然為之代償與萬思默同舉業已而同問學有問先生近日談經不似前日之煩者先生曰昔讀書如以物磨鏡磨久而鏡得明今讀書如以鏡照物鏡明而物自見搆洗堂於東湖聚徒講學聘主白鹿洞書院甲午盧陵會講有問學以何為宗曰學要

明善誠身只與人為善便是宗又問善各不齊安能歸併一路曰繼善成性此是極歸一處明善明此也如主敬窮理致良知言各不同皆求明性善之功豈必專執一說然後為所宗耶又問會友如何得力曰將我只個身子公共放在大爐冶中煆煉其習氣銷鎔其勝心何等得力入青原山王塘南曰禪宗欲超生死何如曰孔子朝聞夕死周子原始反終大意終始皆無便是儒者超生死處鄒南臯曰今之學者不能超脫生死皆緣念

上起念各有牽絆豈能如孔子之毋意必固我曰意必固我衆人之通患毋意必固我賢者之實功孔子則並此禁止而絶之矣御史吴安節疏薦少宰楊止菴奏授順天儒學訓導萬歴戊申年八十二卒所著圖書編百二十七卷先生論止修則近於李見羅論歸寂則近於聶雙江而其最諦當者無如辨氣質之非性離氣質又不可覓性則與蕺山先師之言若合符節矣

章本清論學語象山言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

南北海有聖人出焉此甚喜吾心得同聖人而作聖之功亦易為力於是舉日用之功惟從心所欲既而覺師心之非也始悟孔子之從心所欲有矩在焉始悟象山所謂聖無不同者不徒曰心而曰理指盡心之聖人而言之也今吾未識真心何敢遽同乎往聖往聖諄諄教人辨危微存亡之機求明此理之同然者以自盡焉耳然而未易辨也心之廣大舉六合而無所不包虎豹豺狼莫非生意而慈悲普度雖摩頂放踵在所必為皆心

之廣大也心之精微析萬殊而無所不入垢撚瓦礫莫非妙道而探索隱僻雖鉤懸鏤塵剖析虛空皆心之精微也心之神明千變萬化而無所不用縱橫翕張莫非圓機而與世推移雖神道妙解倏忽流轉皆心之靈變也天理人欲同行異情焦火凝冰變幻靡定雖曰觀諸孩提之愛敬人生之初其心本無不善觀之行道乞人不受嘑蹴梏亡之後本心未泯不知此乃聖賢多方引誘或指點於未喪之前或指點於既喪之後克念罔念

聖狂攸分無非欲人自識其真心以自存也不然人莫不為孩提也曾有漸長不為物引習移者乎乞人不受嘑蹴曾有永保此心而勿喪者乎近之論心學者如之何競指衆人見在之心即與聖人同也孔子之皜皜不可尚者以濯暴之而後有此也乃遽以衆人見在之習心未嘗暴濯者强同之立躋聖位非吾所知也　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是下民之恒性即上帝之降衷孟子謂形色天性也是氣質即天性也孔子

有物有則即形色天性之謂性固合有無隱顯内外精麄而一之者也後儒乃謂有氣質之性夫人不能離氣質以有生性不能外氣質以別賦也謂氣即性性即氣渾然無別固不可謂氣之外有性性之外有氣不免裂性與氣而二之何怪其分天地之性氣質之性而自二其性哉天地化生游氣紛擾參差萬殊故人之所禀清濁厚薄亦因以異是不齊者氣質也非氣質之性也氣質有清濁厚薄强弱之不同性則一也能擴而充之氣

質不能拘矣陽明子曰氣質猶器也性猶水也有得一缸者有得一桶者有得一甕者局於器也水不因器之拘而變其潤下之性人性豈因氣質之拘而變其本然之善哉是氣也質也性也分言之可也兼言之可也謂氣質天性可也謂氣質之性則非矣謂人當養性以變化其氣質可也謂變化氣質之性以存天地義理之性則非矣　問止之云者歸寂之謂乎曰於穆之體運而不息天之止也宥密之東應而無方人之止也寂而未

嘗不感感而未嘗不寂顯密渾淪淵浩無際故易以動靜不失其時發明止之義也何可專以寂言耶曰以至善為歸宿果有方體可指歟曰人性本善至動而神至感而寂虛融恢廓本無內外顯微之間而一有方所非至善也雖至善乃天理之渾融不可名狀而性善隨人倫以散見不待安排隨其萬感萬應各當天則而一真凝然無聚散無隱顯自爾安所止也曰知一也既云知止又云知本何也曰知為此身之神靈身為此神之宅

舍是良知具足於身中惟本諸身以求之則根苗著土自爾生意條達故止即此身之止於善本即此善之本諸身止外無本本外無止一以貫之耳　萬物皆備於我今之談者必曰萬物之理皆備我之性致知格物必曰致吾心之知窮在物之理不識聖賢著述何為杏一理字必待後人增之而後能明其說也易謂乾陽物坤陰物中庸不誠無物亦將加一理字而後明乎理一分殊言各有攸當也自物之本末言之天下國家身心意

知物之分殊何如也自事之終始言之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事之分殊何如也然合天下國家身心意知而統之為一物合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統之為一事而事之先惟在格物事物之理一為何如也且大學之道探本窮源惟在格物而身為物本一是皆以修身為本聖賢垂訓何其詳切簡明一至此哉諒哉物一而已矣無而未嘗無有而未嘗有一實而萬殊萬分而一本故一言以盡天地之道曰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易曰乾

知大始坤作成物又曰復以自知復小而辨於物合而觀之知果一乎否也物果一乎否也知之與物一乎否也真信其體之一則用自不容以不一皆不待辨而自明矣　天命之於穆不已也人性之淵淵浩浩不覩不聞也欲從而形容之是欲描畫虛空而虛空何色象乎雖然虛空不可描畫矣而虛空萬物之有無不可以形容其近似乎彼由太虛有天之名則太虛即天也雷風雨雪亦莫非天也雷風之未動雨雪之未零寂然杳然

一太虛而已矣時乎雷之震風之噓雨之潤雪之寒陰陽各以其時不其沖然太和矣乎自雷風雨雪之藏諸寂謂之為太虛也太虛本含乎太和之氣謂其本無此雷風雨雪不可也何也及其有也由太虛而出非自太虛之外來也自雷風雨雪之動以時謂之為太和也太和即寓於太虛之中謂其始有此雷風雨雪不可也何也方其無也未嘗不太和特不可以太和名也是太虛之中本自有太和者在而太和之外未嘗别有太虛者

存太虛太和名有不同天則一而已矣太虛太和亦一而已矣可見喜怒哀樂一人性之雷風雨雪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非人之太虛乎發皆中節非人之太和乎太虛之中眹兆莫窺而無一不包無一非天未發之中冲漠無眹而何一不備何一非性乎故未發非無也特不可以有言也雖由已之所獨知也然默而識之無形之可覩無聲之可聞亦廓然太虛而已矣及一有所感遇可喜而喜遇可怒而怒遇可哀而哀遇可樂而

樂發雖在我而一無所與記曰哀樂相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則是發非有也特不可以無言也盎然太和而已矣是發與未發皆自喜怒哀樂言雖謂未發即性之未發發即性之發焉亦可也若舍此而别求未發之體則惑矣　言性之故如故我故人故物故事皆因其舊所有者言之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是以故言性也而故者以利為本何也仁乃性之故也乍見入井之怵

惕睨視之顙泚而惻隱即故之利也義乃性之故也乞人不受嘑蹴妻妾相泣中庭而羞惡即故之利也孩提知能不待學慮乃其性之故莫不知愛敬其親長即其故之利也雖梏亡之後而夜氣之好惡相近亦莫非其故之利也惟其故之利所以又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情善才亦善故之所以利也與是利之云者自然而然不容一毫矯强作為於其間耳順性而動則利强性而動則不利而鑿矣雖然戕賊杞柳搏激守水其為

鑿易知也至於性無善無不善不有似於故之利乎彼以無為宗并情才知能悉以為流行發用而掃除之是其鑿也更甚夫不慮而知非無知也不學而能非無能也無欲其所不欲如無欲害人之類是也并欲立欲達而無之可乎無為其所不為如無為穿窬之類是也并見義而不為焉可乎行所無事特無事智巧以作為之云耳并必有事焉而無之可乎　指點本體仁即是心指點工夫義即是路一事合宜即此心之運用也一時

合宜即此心之流行也然則事事合宜非即事事心在而為仁之體事不遺乎時時合宜非即時時心在而為仁之與時偕行乎　道之得名謂共由之路也南之粵北之燕莫不各有蕩平坦夷之途而聖仁義之途皆實地也在賢智者可俯而就在愚不肖者可企而及愛親敬長日用不知而盡性至命聖人豈能舍此而他由哉此教之所以近道之所以一也若二氏既以虛寂認心性因以虛寂為妙道曰旁日月挾宇宙揮斥八極神氣

不變曰光明寂照無所不通不動道塲周遍法界直欲縱步太虛頓超三界如之何可同日語也嘗觀諸天時物皆在其包涵遍覆中也然萬物異類矣並育不相害四時異候矣並行不相背孰主張是易曰乾知大始乾以易知宜乎有知莫天若也然天命本於穆也天載無聲臭也天之知終莫之窺焉人獨異於天乎故知一也在耳為聽在目為明在心為思為睿智也聲未接於耳聽與聲俱寂也然聽五聲者聽也雖既竭耳力隨其音

響悉聽容之不淆焉似乎聰有定在矣即此以反聽之聰則畢竟無可執也苟自以為聰執之以辨天下之聲則先以自塞其聰何以達四聰乎色未交於目明與色俱泯也然見五色者明也雖既竭目力隨其形貌悉詳覩之不紊焉似乎明之有定方矣即此以反觀之明則畢竟無可象也苟自以為明執之以察天下之色則先已自蔽其明何以明四目乎思慮未萌睿智與事物而俱歛矣然神通萬變者思之睿也雖竭心思隨其事物

以酬酢之而盡入幾微似乎睿智有所定矣即此以自反焉睿則畢竟無可窺也若自以為睿執之以盡天下之變則先已自窒其思何以無思無不通乎　天地萬物之理皆具此心人之所以為人亦惟學存此心而已心寂而感者也感有萬端而寂貞於一是心之所以為心又惟寂而已　學蔵四條一曰大學明德親民止至善中庸經綸立本知化育此是聖人全學庶幾學有歸宿一曰虞庭危微精一孔子操存舍亡此是心學正傳

庶幾學有入路一曰顏子欲罷不能曾子死而後已此是為學真機庶幾不廢半塗一曰明道每思彝倫間有多少不盡分處象山在人情物理事變上用工夫此是為學實地庶幾不惑異端

僉憲馮慕岡先生應京

馮應京字大可號慕岡盱眙人也萬歷壬辰進士授户部主事改兵部稅監陳奉播惡楚中朝議恐地方激變移先生僉事鎮武漢黃三郡先生下車約束邑令於學

宫曰邑故無鑛而每邑歲輸金四千餘緡豈天降地出乎吾以三尺從事矣於是邑令以無鑛移税監税監雖怒而無以難也即走鄖襄以避先生辛丑孟春三司宴税監陳奉兵舉炮思洩怒於先生百姓聚而譟之奉黨鈎其聚者殺傷百餘人先生因疏奉不法九大罪奉亦疏阻撓國課惡語相加詔逮逮先生下鎮撫司獄三楚之民叩闕鳴寃哭聲震地上不為省先生在獄四年與同事司李何棟如華珏講學不輟甲辰始出卒於家先

生師事鄒東皐其拘幽書草皆從憂患之際言其得力

棟如字子極號天王官至太僕寺卿亦講學於廣陵則

先生之傳也

明儒學案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明儒學案卷二十五

餘姚　黄宗羲　撰

南中相傳學案

南中之名王氏學者、陽明在時、王心齋黄五岳朱得之、戚南元周道通馮南江其著也、陽明歿後緒山龍谿所在講學於是涇縣有水西會寧國有同善會江陰有君山會貴池有光岳會太平有九龍會廣德有復初會江

北有南譙精舍新安有程氏世廟會泰州復有心齋講堂幾乎比戶可封矣而又東廓南野善山先後官畱都興起者甚衆略載其論學於後其無語録可考見者附此戚賢字秀夫號南元江北之全椒人嘉靖丙戌進士仕至刑科都給事中以薦龍谿失貴溪旨謫官致仕陽明在滁州南元以諸生旅見未知信向其後為歸安令讀諭學諸書始契於心遂通書受學為會於安定書院語學者千聖之學不外於心惟梏於意見蔽於嗜欲始

有所失、一念自反、即得本心、在京師會中有談二氏者、即正色阻之、龍谿偶舉黃葉止兒啼公案、南元勃然曰君是吾黨宗盟、一言假借、便為害不淺、龍谿為之愧謝、南元談學不離良知、而意氣激昂、足以發之、馮恩字子仁、號南江、華亭人、嘉靖丙戌進士、陽明征思田、南江以行人使其軍、因束脩為弟子、擢為南道御史、劾都御史汪鋐、大學士張孚敬、下詔獄、會審鋐執筆、南江立而庭辯論死、其後減戍赦歸、貢安國字元略、號受軒、宣州人

師南野龍谿主水西同善之會緒山與之書曰昔人言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鍼度與人吾黨金鍼是前人所傳實未繡得鴛鴦即嘵嘵然空持金鍼欲以度人人不見鴛鴦而見金鍼非徒使之不信併願繡鴛鴦之心亦阻之矣後官山東州守講學於志學書院查鐸字子警號毅齋涇縣人嘉靖乙丑進士為刑科給事中不悅於新鄭外轉至廣西副使學於龍谿緒山謂良知簡易直截其他宗旨無出於是不執於見即曰虛不染於欲

即曰寂不累於物即曰樂無有無無始終無階級俄焉日有孳孳終其身而已沈寵字思畏號古林宣城人登嘉靖丁酉鄉書官至廣西參議師事受軒受軒學於南野龍谿而返謂古林曰王門之學在南畿盍往從之於是古林又師南野龍谿在閩建養正書院在蘄黃建崇正書院近溪立開元之會於宣州古林與梅宛溪主其席疾革有問其胷次如何曰已無物矣宛溪名守德字純甫官至雲南左參政其守紹興時重修陽明講堂以

龍谿主之式秘圖楊珂之閒非俗吏也蕭彥號念渠户部侍郎諡定肅涇縣人師事緒山蕭良榦字以寧號拙齋仕至陝西布政使師緒山龍谿水西講會之盛蕭氏之力也戚袞字補之號竹坡宣城人項城知縣初及東廓南野之門已受業龍谿龍谿語之曰所謂志者以其不可奪也至於意氣則有時而衰良知者不學不慮自然之明覺無欲之體也吾人不能純於無欲故有致知之功學也者復其不學之體也慮也者復其不慮之體

也、故學雖博而守則約、慮雖百而致則一、非有假於外也、若見聞測識之知從門而入、非良知之本然矣、吾人謹於步趨、循守方圓、謂之典要、致知之學、變通周流、惟變所適、蓋規矩在我而方圓自不可勝用、此實毫釐之辨也、竹坡往來出入、就正於師友者凡七八年、於是始知意氣不可以為志、聞識不可以為知、格式不可以為守、志益定、業益精、其及人益廣也、張棨字士儀、號本静、涇縣人、五歲口授諸書、即能了了、夜聞鷄聲、呼其母曰、

小學云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令雞鳴矣何不起母笑曰汝纔讀書便曉其義耶曰便當為之豈徒曉焉而已南野為司成因往從之累年不歸繼從東廓緒山龍谿歸而聚徒講學以收斂精神為切要以對景磨瑩為實功以萬物一體為志願意氣眉睫之間能轉移人心章時鸞號孟泉青陽人河南副使學於東廓程大賓字汝見號心泉歙人貴州叅政受學緒山緒山謂之曰古人學問不離七情中用而病痛亦多由七情中作程默字

子木休寧人廣州府同知負笈千里從學陽明疾革指六經謂其子曰當從此中尋我莫視為陳言也鄭燭字景明歙人河間府判及東廓之門人見其衣冠質樸以為率真者曰率真未易言先須識真耳姚汝循字敘卿號鳳麓南京人嘉靖丙辰進士官終嘉定知州近溪嘗論明德之學鳳麓舉日說云德猶鑑也匪翳弗昏匪磨弗明近溪笑曰明德無體非喻所及且公一人耳為鑑為翳復為磨者可乎聞之遂有省浸浸悟入有妾子以

陽明爲訴病鳳麓曰何病曰惡其良知之説也曰世以聖人爲天授不可學久矣自良知之説出乃知人人固有之即庸夫小童皆可反求以入道此萬世功也子曷病殷邁字時訓號秋溟留守衛人歴官禮部侍郎與何善山遊與聞緒言所著有懲忿窒欲編姜寶字廷善丹陽人歴官南禮部尚書受業荆川之門

孝廉黄五岳先生省曾

長史周静菴先生衡

明經朱近齋先生得之

太常周訥谿先生怡

學憲薛方山先生應旂

副使薛畏齋先生甲

副使查毅齋先生鐸

襄文唐荆川先生順之

太常唐凝菴先生鶴徵

文貞徐存齋先生階

中丞楊幼殷先生豫孫

南中相傳學案一

孝廉黄五岳先生省曾

黄省曾字勉之號五岳蘇州人也少好古文解通爾雅為王濟之楊君謙所知喬白巖叅贊南都聘纂遊山記李空同就醫京口先生問疾空同以全集授之嘉靖辛卯以春秋魁鄉榜母老遂罷南宮陽明講道於越先生執贄為弟子時四方從學者衆每晨班坐次第請疑問

至即答無不圓中先生一日徹領汗浹重襟謂門人咸
隆頌陟聖而不知公方厪理過恒視坎途門人擬滯度
迹而不知公隨新酬應了無定景作會稽問道録十卷
東廓南野心齋龍谿皆相視而莫逆也陽明以先生筆
雄見朗欲以王氏論語屬之出山不果未幾母死先生
亦卒錢牧齋抵轢空同謂先生傾心北學識者哂之先
生雖與空同上下其論然文體竟自成一家固未嘗承
流接響也豈可謂之傾心哉傳習後録有先生所記數

十條當是採之問道録中往往失陽明之意然無如儀秦一條云蘇秦張儀之智也是聖人之資後世事業文章許多豪傑名家只是學得儀秦故智儀秦學術善揣摸人情無一些不中人肎綮故其説不能窮儀秦亦是窺見得良知妙用處但用之於不善耳夫良知為未發之中本體澄然而無人偽之雜其妙用亦是感應之自然皆天機也儀秦打入情識窠臼一往不返純以人偽為事無論用之於不善即用之於善亦是襲取於外生

機槁滅非良知也安得謂其末異而本同哉以情識為良知其失陽明之旨甚矣

長史周靜菴先生衡

周衡字道通號靜菴常之宜興人正德庚午鄉舉授萬安訓導知應城縣以耳疾改邵武教授陞唐府紀善進長史而卒年四十七陽明講道於虞先生往受業繼又從於甘泉謂湛師之體認天理即王師之致良知也與蔣道林集師說為新泉問辨録暇則行鄉射投壺禮士

皆斂袵推讓呂涇野鄒東廓咸稱其有淳雅氣象當時王湛二家門人弟子未免互相短長先生獨疏通其旨故先生死而甘泉歎曰道通真心體受以求實益其異於死守門戶以相訾而不悟者遠矣

周靜菴論學語存心為為學之要知恥為入道之機學以成身而已其要只在慎獨博約知行皆慎獨工夫内事目也　凡學須先有知識然後力行以至之則幾矣　講學須脚踏實地敬義夾持此為己規模大略夫

君子之學終日終身只此一事葢理不外乎一中即吾中正之心是已無事時戒慎照管吾中正之心而常存有事時亦只戒慎凡事循吾中正之心而不雜是謂敬義夾持心外無理理外無事學者知不可須臾離又何患脚踏不實乎　日用工夫不是立志然須朋友講習則此意纔精健濶大纔有生意若三五日不得朋友相講便覺微弱遇事便會困亦時會忘令於無朋友相講之時還只靜坐或看書或行動凡寓目措身悉取以培

養此志頗覺意思和適然終不如講學時生意更多也

上蔡嘗問天下何思何慮伊川云有此理只是發得太早在學者工夫固是必有事焉而勿忘然亦須識得何思何慮底氣象若不識得這氣象便有正與助長之病若認得何思何慮而忘必有事焉工夫恐有墜於無也須是不滯於有不墜於無方得學者纔曉得做工夫便要識認得聖人氣象蓋認得聖人氣象把做準的乃就實地做工夫去纔不會差　事上磨錬一日之内不

管有事無事只一意培養本原若遇事來感或自己有感心上既有覺安可謂無事但因事凝心一會大段覺得事理當如此只如無事處之盡吾心而已　正學不明已久不須枉費心力為朱陸爭是非若其人果能立志決意要如此學已自大段明白了朱陸雖不辨彼自能覺得

明經朱近齋得之

朱得之字本思號近齋直隸靖江人貢為江西新城丞

邑人稱之從學於陽明所著有叅元三語其學頗近於老氏蓋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者也其語尤西川云格物之見雖多自得未免尚為聞見所梏雖脫聞見於童習尚滯聞見於聞學之後此篤信先師之故也不若盡滌舊聞空洞其中聽其有融而覺如此得者尤為真實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途逕堂室萬世昭然即此可以覩其自得矣

語錄董蘿石平生好善惡惡甚嚴自舉以問陽明老師

曰好字原是好字惡字原是惡字董於言下躍然　董實夫問心即理心外無理不能無疑陽明老師曰道無形體萬象皆是形體道無顯晦人所見有顯晦以形體言天地一物也以顯晦言人心其機也所謂心即理者以其充塞氤氲謂之氣以其脉絡分明謂之理以其流行賦畀謂之命以其稟受一定謂之性以其物無不由謂之道以其妙用不測謂之神以其凝聚謂之精以其主宰謂之心以其無妄謂之誠以其無所倚著謂之中

以其無物可加謂之極以其屈伸消息往來謂之易其實則一而已今夫浤浤堪輿蒼然隤然其氣之最麄者𣃁稍精則為日月星宿風雨山川又稍精則為雷電鬼怪草木花藟又精而為鳥獸魚龜昆蟲之屬至精而為人至靈至明而為心故無萬象則無天地無吾心則無萬象矣故萬象者吾心之所為也天地者萬象之所為也天地萬象吾心之糟粕也要其極致乃見天地無心而人為之心心失其正則吾亦萬象而已心得其正乃

謂之人此所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惟在於吾心此可見心外無理心外無物所謂心者非今一團血肉之具也乃指其至靈至明能作能知此所謂良知也然本無聲無臭無方無體此所謂道心惟微也此大人之學所以與天地萬物一體也一物有外便是吾心未盡處不足謂之學　問喜怒哀樂陽明老師曰樂者心之本體也得所樂則喜反所樂則怒失所樂則哀不喜不怒不哀時此真樂也　楊文澄問意有善惡誠之將何

稽陽明老師曰無善無惡者心也有善有惡者意也知善知惡者良知也為善去惡者格物也曰意固有善惡乎曰意者心之發本自有善而無惡惟動乎私欲而後有惡也惟良知自知之故學問之要曰致良知　或問客氣陽明老師曰客與主對讓盡所對之賔而安心居於卑末又能盡心盡力供養諸賔賔有失錯又能包容此主氣也惟恐人加於吾之上惟恐人怠慢我此是客氣人生不可不講者學也不可暫留者光陰也不能暫

留甚為可惜學不講自失為人之機誠為可耻自甘無耻自不知惜老至而悔不可哀乎孔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朝聞道夕死可矣旨哉　或問三教同異陽明老師曰道大無外若曰各道其道是小其道矣心學純明之時天下同風各求自盡就如此廳事元是統成一間其後子孫分居便有中有旁又傳漸設藩籬猶能往來相助再久來漸有相較相爭甚而至於相敵其初只是一家去其藩籬仍舊是一家三教之分亦只似此其

初各以資質相近處學成片段再傳至四五則失其本之同而從之者亦各以資質之近者而往是以遂不相通名利所在至於相爭相敵亦其勢然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纔有所見便有所偏　天地萬物之機生生不息者只是翕聚翕聚不已故有發散發散是其不得已且如嬰兒在母腹中其混沌皮内有兩乳端生近兒口是兒在胎中翕而成者也故出胎便能吸乳　人之養生只是降意火意火降得不已漸

有餘溢自然上升只管降只管自然升非是一升一降相對也降便是水升便是火彖同巽真人潛溪淵浮游守規中此其指也　或問金丹曰金者至堅至利之象丹者赤也言吾赤子之心也煉者喜怒哀樂發動處是火也喜怒哀樂之發是有物牽引重重輕輕冷冷熱熱煅煉得此心端然在此不出不入則赤子之心不失久久純熟此便是丹成也故曰貧賤憂戚玉汝於成動心忍性增益不能此便是出世此是飛昇冲舉之實謂其

利者百凡應處迎之而解萬古不變萬物不離大人之心常如嬰兒知識不逐純氣不散則所以延年者在是所以作聖者在是故曰專氣致柔如嬰兒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所以知幾者在是所以知天者在是　太虛浮雲過化也乾乾不息於誠存神也存神則過化矣所過不化不存神也存神而過化所以與天地同流　此身之外一絲一縷皆粧綴故緊隨身不可須臾離者貧賤也或得或失者富貴也於其不可

離者必求離之於其不可保者必欲得之此所以終身役役卒歸於惡也　三代教人年未五十者不得衣帛未七十者不得食肉是天下莫非素縞也今自嬰兒時便厚味華衣豈知古人愛養生命之道佛法戒殺其徒不腥不錦意正如此若得天下知此風味便省許多貨財便有許多豐裕息貪息爭無限好處雍熙之風指日可見惜乎欲動情勝而不能從也往古聖人立言垂訓宗旨不同只是因時立教精明此性耳堯舜曰中湯文

曰敬蓋以中有糊塗之景將生兩可之病故以敬為宗提省人使之常惺惺也敬則易流於有意故孔子曰仁仁易無斷故孟子曰仁義仁義流而為假仁襲義故周子曰誠誠之景乃本體無思無為者也人不易明將流於訐直故程子復以敬為宗敬漸流於孤陋故朱子以致知補之致知漸流於支離故先師明闡見與良知特揭良知為宗千古聖學之要天地鬼神之機良知二字盡之矣混沌開闢之説亦是懸度只就一日晝夜皆明

之間便可見戌亥時果人消物盡乎但自古至今生氣漸促其醇氣之耗智巧之深終非古比　或問事物有大小應之不能無取舍此正是功利之心千駟萬鍾之取予一念也衆人在事上見故有小大聖人却只在發念處見故不論事物之大小一念不安即不忍為人無善可為只不可為惡有心為善善亦惡也

尤西川紀聞近齋說陽明始教人存天理去人欲他日謂門人曰何謂天理門人請問曰心之良知是也他日

又曰何謂良知門人請問曰是非之心是也　近齋言陽明云諸友皆數千里外來人皆謂我有益於朋友我自覺我取朋友之益為多又云我全得朋友講聚所以此中日覺精明若一二日無朋友志氣便覺自滿便覺怠墮之習復生近齋說陽明逢人便與講學門人疑之歎曰我如今譬如一個食館相似有客過此喫與不喫都讓他一讓當有喫者　近齋說陽明在南都時有私怨陽明者誣奏極其醜詆始見頗怒旋自省曰此不得

放過掩卷自反俟其心平氣和再展看又怒又掩卷自反久之真如飄風浮靄略無芥蔕自後雖有大毀謗大利害皆不爲動嘗告學者曰君子之學務求在己而已毁譽榮辱之來非惟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爲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正以無入而非學也

近齋說陽明不自用善用人人有一分才也用了再不錯故所向成功　近齋曰昔侍先師一友自言覺工夫不濟無柰人欲間斷天理何師曰若如汝言工夫儘好

了如何說不濟我只怕你是天理間斷人欲耳其友泯然　近齋解格物之格與陽明大指不殊而字說稍異

予問曾就正否近齋歎曰此終天之恨也　近齋曰精麤一理精上用功他日舉似則曰本無精麤　近齋曰三年前悟知止為徹底為聖功之準近六月中病卧忽覺前輩言過不及與中皆是汗漫之言必須知分之所在然後可以攷其過不及與中之所在為其分之所當為中也無為也不當為而為者便是過便是有為至於

當為而不為便是不及便是有為

恭節周訥谿先生怡

周怡字順之號訥谿宣州太平人嘉靖戊戌進士授順德推官入為吏科給事中上疏劾相嵩且言陛下日事禱祀而四方水旱愈甚杖闕下繫錦衣衛獄歷三年上用箕神之言釋先生與斛山劉晴川三人未彌月上為箕神造臺太宰熊浹極言不可上怒罷浹而復逮三人獄中又歷兩年内殿災上於火光中恍忽聞神語令釋

三人者於是得釋家居十九年穆宗登極起太常少卿所上封事剌及内侍出為山東僉事轉南京司業復入為太常隆慶三年十月卒於家年六十四蚤歲師事東廓龍谿於傳習録身體而力行之海内凡名王氏學者不遠千里求其印證不喜為無實之談所謂節義而至於道者也

尤西川紀聞訥谿説陽明一日早起看天欲有事即自覺曰人方望雨我乃欲天晴耶其自省如此　訥谿説

東廓講學京師一士人誚之曰今之講學者皆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桀之行者也東廓曰如子所言固亦有之然未聞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而行堯之行者也如欲得行堯之行者須於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者求之且不服堯之服不誦堯之言又惡在其行堯之行也士人愧服

訥谿謂司訓郤西林曰子憤士之不率教乎譬諸津濟遊人喧渡則長年三老艤舟受直擇可而載若野岸舟橫容行不顧則招招舟子豈容自巳凡教倦即是

學㕔　西川問學曰信心　思不出位是不過其則

西川有所疑億曰莫猜度　士有改行者西川謂初念未真曰不然惟聖罔念作狂君子小人何常之有　當此世界若無二三子未免孤立無徒

因對周子被罪下獄手有梏足有鐐坐卧有桎日有數人監之喟然曰余今而始知檢也手有梏則恭足有鐐則重卧坐有桎則不敢以妄動監之衆則不敢以妄言行有鐐則疾徐有節余今而始知檢也

提學薛方山先生應旂

薛應旂號方山武進人嘉靖乙未進士知慈谿縣轉南考功陞浙江提學副使其鑒識甚精試慈谿得向程卷曰令科元也及試餘姚得諸大圭卷謂向程曰子非元矣有大圭在巳果如其言先生為考功時寘龍谿於察典論者以為逢迎貴溪其實龍谿言行不掩先生蓋借龍溪以正學術也先生嘗及南野之門而一時諸儒不許其名王氏學者以此節也然東林之學顧導源於此

豈可沒哉

薛方山紀述古之學者知即為行事即為學今之學者離行言知外事言學一念不敢自恕斯可謂之修一語不敢苟徇斯可謂之直一介不敢自汙斯可謂之廉

氣者所以運乎天地萬物者也有清則有濁有厚則有薄窮則變變則通故一治一亂皆非一日之積也　聖人制命賢者安焉不肖者逆焉　萬物皆備於我不可以物為非我也然而有我則私矣萬物皆具於心不可

以心為無物也然而有物則滯矣　陰陽之氣凝者為石流者為水凝者無變信也流者無滯智也孔惡其硜窒也孟非其激逆也信立而通則不窒矣智運而正則不逆矣　畫者象也值其畫者變也潛龍勿用者辭也用其辭者占也斯義不明附會無不至矣　時之汙隆民之休戚其幾安在哉在乎士風之直與佞耳　改過則長善矣甘貧則足用矣　治世之教也上主之故德一而俗同季世之教也下主之故德二三而俗異　義

協則禮皆可以經世不必出於先王理達則言皆可以喻物不必授之故典　薛文清之佐大理王振引之也當時若辭而不往豈不愈於抗而得禍乎此崔後渠夢中所得之言　古諸侯多天子繼別之支子故不得犯天子以祭始祖大夫多諸侯繼禰之支子故不得犯諸侯以祭先祖漢唐以來則無是矣禮以義起報宜從厚令是大夫之家廟雖推以祭始祖亦可也　古者諫無官以天下之公議寄之天下之人使天下之人言之此

其為盛也

副使薛畏齋先生甲

薛甲字應登號畏齋江陰人也嘉靖乙丑進士授兵科給事中劾方士邵元節降湖廣布政司照磨歷寧波通判保定同知四川贛州僉事副使以忤相嵩拾遺免先生篤信象山陽明之學其言格物即所以致知慎獨即所以存養成物即所以成己無暴即所以持志與夫一在精中貫在一中約在博中恕在忠中皆合一之旨此

學之所以易簡也先生曰古今學術至於陽明漸爾昭融天不假年不能使此公縷析條分以破訓詁之惑用是學者雖略知領悟而入之無從區區不自量妄意欲補其缺會集所聞總成一書名曰心學淵源冀傳之來世以俟知者義按陽明之格物謂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意在於事親則致吾良知於事親之物去其事親之不正者以歸於正事親之物格而後事親之知至先生之格物以感物為格

不能感物是知之不致陽明以正訓格先生以感訓格均為有病何不以他經證之意以知為體知以物為體毋自欺良知也好惡物也好惡至於自慊則致之至於物矣不忍堂下之牛良知也舉斯心而加諸彼則致之至於物矣蓋至於物則此知纔非石火電光所謂達之天下也此正致之之法與擴充同一義耳格當訓之為至與神之格思同二先生言正言感反覺多此一轉所致者既是良知又何患乎不正不感乎

薛畏齋文集陸子之學在先立其大朱子之學在居敬窮理學者茍能存先立其大之心而務朱子之功則所謂居敬者居之心也所謂窮理者窮之心也則朱陸合一矣　論道者須精且詳精則理透詳則意完如惟精惟一之語更建中建極一貫性善數聖賢發明而理始徹豈非精耶又本之以六經輔之以四子而意始完然則精與詳信乎不可缺一也若孟氏以後歷千年而有象山有陽明可為精矣而享年不永不獲有所著述以

示後人雖欲詳不可得也至於朱子字字而議句句而論可謂詳矣然改易大學而以格物為窮物之理集義為事事求合於義則與義襲而取者何以異耶循此而求之雖欲精亦不可得也　致知格物之說夫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而有明善誠身之論所謂明善即致知也所謂誠身即誠意也雖不言感物然獲上治民悅親信友乃其驗處即格物也至子思傳之孟子則述師傳而備言之而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則格物之

為感物彰彰明矣夫不能感物者必其知有未致致有未盡也故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荅反其敬反之者致之也此之謂致知在格物釋氏之說欲使人離垢明心其意未嘗不善也然不知心即是理理不離事而過用其意至欲遠離事物以求心則其勢必至於反性情滅人倫為一切襲取之法認其所謂漠然無情者為心至於中庸精微之妙泛無所知而誤以幻天地絶人道者為事知者所宜原其意以通之而約其過甚者以歸於中亦歸斯受之之意也

或問存心致知

有分乎曰致知乃所以存心也

副使查毅齋先生鐸

查鐸字子警號毅齋寧國之涇縣人嘉靖乙丑進士授德安府推官入為刑科給事中為新鄭所不喜叅議山西劾歸復起分守河東有妖似獮言人禍福熒惑一方先生下教逐之妖輒遯去轉廣西副使致政歸先生受業於龍溪緒山墨守致良知宗旨故陽明之言格物謂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

理先生言格物者順其帝則之流行不使一毫私意間雜於中苟無私意物不待格而自無不格其義一也然意有未盡蓋良知即是乾知物即是坤作成物之物天之生意乃其知也此生意遍滿兩間然不著土則空無所寄亦如野馬絪緼旋吹旋散故必乾坤合德然後能四時行百物生所以曰坤作成物人稟大始之氣此良知也苟不凝之於物只在想像怳忽之中但謂之弄精魂而已此致知之必在格物而後能有諸於已也先生

亦言乾知即良知之真體坤作即良知之實用然良知必從格物而後成體彼石火電光豈可執以為體乎查毅齋先生集學問須要歸根與天地相似天地之化雖流行不息然其凝寂者未嘗不在故天之斗柄地之潮汐四時之節候萬物之榮悴分毫不差試於定盤鍼驗之不論和風麗日迅雷烈風之時子午之向未嘗少差此可見天地之寂體此體人人俱足雖酬酢萬變而其寂然者常存所謂主靜立人極也無窮事業皆從這

此〻子中流出此學所以須從混沌立根也　人心之體只是寂感陽也剛也仁也皆感之體也陰也柔也義也皆寂之體也此機原從混沌中來無前無後無內無外無精無麁能悟此意則即寂感存即感寂存功夫本體當下俱是　吾人一身不是塊然一物通身莫非靈氣自身之所主謂之心自心之所發謂之意自意之明覺謂之知自知之感應謂之物其實總是一身分疏指出

或謂天下事變無窮良知安能盡知必加考索講求

始得不知良知乃吾真心之所發也真心所在當考索者自會考索當講求者自會講求皆所不廢若當考索而不考索當講求而不講求便非良知　格物者循其良知之發擴充之以極其至内之念慮覺識外之視聽言動皆循其良知之天理而不使有一毫之虧蔽也物無方體知無方體格致之功亦無方體物無窮盡知無窮盡格致之功亦無窮盡日就月將自有不容已者

良知與知識不同良知是天命之性至善者也知識是

良知之用有善有惡者也如石中有火擊石火出神觸神應一毫人力不得與焉即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是也知識則火從石中出後延燒燎原此二者之辨也　文成在時親往其門者先生曰只一知字尚無下落至於致字且休説起此致字即孟子擴而充之充字此充字不是充之於天下乃由一偏而充之於全體須一偏之動處深造究竟廓然全體火然泉達皆指此幾之不息處　問情識與良知既别陽明先生以

知善知惡是良知此與情識何別曰善惡為情識知者天聰明也不隨善惡之念而遷轉也情識者未必不從知來既離其根則善惡自混其去知也遠矣

學者有守一念之明以為功者此常惺惺法也靜時得力動即茫蕩為其有內外之分也不知此靈原無內外原無動靜乃吾人之真體即道心之微也既見此體則天地萬物自不為礙惟此一靈獨往獨來一切感物惟以此靈應之色色俱是現在全無倚傍

良知一念之微從無

聲無臭中出見此中色色俱有帝則不待安排不俟學慮格物者順其帝則之流行不使一毫私意間雜於中苟無私意物不待格而自無不格　戒懼原是本體覺悟而不戒懼則所悟者猶是虛見戒懼而非覺悟則戒懼者猶是強制　吾人本來真體原無分於寂感惟真體在我則無感時雖寂然不動自是心意盎然即寂而感在也有感時雖應務紛紜自是條理安妥即感而寂在也若只是寂感上調停則有事時易落於俗無事時

易落於空矣　乾知即良知之真體坤作即良知之實用　龍德不可為首如寒暑往來循環無端將以寒為首乎暑為首乎故三統迭建子丑寅皆可為首正見其無首處本義言陽剛不可為物先非也　天命之性能生萬有不與萬有作對故謂之獨即此心之靈是也此心之靈天理人欲毫忽莫掩又謂之獨知只是此靈作主不忘有事之謂知慎獨即是良知時時不忘有事不為氣習所蔽即是致良知　太極生陰陽太極即在陰

陽之中陰陽生五行陰陽即在五行之中五行生萬物五行即在萬物之中不是别有一物懸虛在於其處則吾心之良知可知矣吾人日用應感雖千變萬化此心之明體不為情遷不為境易此虛寂之體原不出應感之中雙江念菴提出歸寂之説性體本寂又何事歸未免頭上安頭矣　易謂極深研幾不是幾前更有深處只是吾人從發後認幾為氣習所隔見得幾淺故須極深深只是銷去習氣則真體自露靈機自顯令人認幾

從發後看又從念頭初動處看皆非愼獨眞脉　大學知止此止字即易所謂止其所也止豈有定所至善即吾人天命之性此知字非言語可接非思索可得是自心自証此心從天命來原是止的雖千變萬化吾之性體終不能遷動但吾人自作知見自作憧擾失却至善本體始不得止若時時刻刻從良知作主久之始信性體原是不動　夫神周流六虛變動不居萬神一神也惟得形而附其實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則形亦神之

所生也世人不知此心原是神明不測種種從形上起念故神反為形役不得靈透惟認得此神時時委順於神不以有我撓其間則神自靈透不昧自圓動不拘其出之自我者為神功及之天地人物處為神化皆神之所為非我也　譬之石中有火擊石火出人但見擊出之火不知火原蘊於石中擊出之火有起滅石中之火無起滅若是擊出之火猶是真體間不容髮令人多從延燒燎原處認火雖亦是火離根遠矣故元神識神雖

是一個但有體用之别耳　蒙諭凡有習氣皆是意見未忘誠是但意見固不可有至於黙識本來時時保任則不可無此體從無始以來不與諸有作對雖不離日用應感實與應感無與此中原無格式何所依倣原無好醜何所揀擇即有習氣亦從此而銷雖知尚屬意見舍此無可用力但不令住於所見而已　吾人日用應感莫非天則但精神消散每多忽慢然其存其散此心之靈未甞不覺貴在因其所覺而凝聚之此心之覺處

即謂之復纔覺即知凝聚不至流散即謂之姤　人心之靈皎如白日天理人欲毫不容掩雖為氣習所蔽纔一反求即得本心如浮雲翳日貞明之體終不可易此知體也在致知而已致知者自念慮之微以至事為之著無非此知之貫徹即謂之格物　吾人患在分心與事為二見若視心是事視事是心凡事之委曲調停正是心之盡處稍分二見即起厭煩心矣　人之言慎獨者多自善惡既分之後善求必為惡求必去功夫已晚

得力稍難須自善惡未分之前虛體上保任此體原不離應感自有炯然不昧處此即所謂良知也　仙家所謂結胎豈真有形亦只精神凝聚即謂之聖胎　功夫全在未發之中上用性原是於穆吾心之主宰亦是常靜無一念之起性原是不已吾心之流行亦是常應無一息之間此心空空洞洞原不著事然此意綿綿密密常若有事如此久久習熟舊染氣習漸忘真性漸露自然獨見本來面目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各各有天地

各各有萬物即如庶人以一家為天地以一家之人為萬物若庶人性情不中不和喜怒哀樂發得過當即一家天翻地覆人皆不安此即是不位育推而一邑至天下又可知矣

易謂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易逆數也此即周子主靜之意吾人日用只知順去不知逆返故多離根若良知作得主宰時時用不離體此用逆之學即主靜意也

明儒學案卷二十五